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經濟發展史三編卷十一 貨幣
沈 儀 主 編

京出草

口

圍園

債

城日

城

錄記記

大城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京口債城錄

法芝瑞撰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京口價
城鎬

長洲朱孔彰署檢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戊申十月丹徒
陶氏棻本

京口債城錄前序

曠夷之亂由海入江知吾郡爲南北要地以二時攻而陷之淫掠之慘自廣州定海而外未之有也予居閉城中七日親受剝膚之災城破出走目擊死者斷首焚肢生者形銷淚盡不勝悲憤欲畧記其終始爲奸諛身後之誅客進曰鎮郡夙號堅城新修樓櫓海都統以三千屯旅經營二年不能一日庇民乃倉皇閉城罔恤飢卒反有欲屠百姓之說賁軍失地生死無踪而郡中一二紳士受賂具呈飾辭盡節子豈欲大聲其罪雪千萬人之怨乎予曰不然自江浙受禍以來賊至官逃舟臨兵

潰或以貴帥而奉承恐後或以宿將而畏蒞先奔或以重臣而一敗塗地至江南制軍由上海退回竟似導之先路且聞諭嘆夷所過不必驚懼惟力勸富民以銀米犒師此熊文燦恐壞撫局之故智耳乃虞海公執滯不與一議和事海亦不知當事之謀以爲城外有參贊提督大兵我但閉門而已嗟乎海苟自省庸愚早爲訪度當不至此然使其突梯滑稽與要人比合則吾郡亦降城耳平心論之海尙近日之矯矯者也客曰子言誠允哉然則今日之禍皆吾鄉積惡稔侈自取凶災而於守土者無與乎予曰不然海上之變三年於茲矣久則得

失見謀算多乃興師數萬日費不貲而戰船造炮製器
火攻竟同兒戲卽海公蒞任時亦由圖山至鵝鼻嘴察
看地形夫事未成而策之則易已至而籌之則難夷舟
入江言火攻者無慮數十輩直至六月初始聞搜糧船
數隻載柴發火任所往夷初覩亦驚恐徐審其行止笑
以長篙撥之卽順流而去使下有援兵反自焚矣更奇
者鐵鑲之計一失於晉再失於輔公祐又失於宋卽國
初鄭犯京口亦以不聽守府羅公掎角惟惑於鑲江之
說致敗而近日下至鵝鼻上至博望山主事大員胥畫
此策他備則無萬分之一敵至愚者祇闔戶坐守日事

苟有失非我之罪也吾不知海都統二年以來所勘何地所練何兵圖山營何以無一卒何不與縣令早計軍食乃日爭瑕隙夷船蔽江何不與士卒共鞍馬尙安輿以逍遙夷人登岸城外猶強一接刃何不自信其夾攻之說夷方乘城何不親守要害何先趨南城眾潰莫禦使萬民肝腦食烏鳶骨肉割楚越由此言之海不死則罪重邱山死亦其所自取其罪不在死與不死又奚暇以倉猝閉城論耶嗟乎海猶近日之矯矯者也鄭氏以己亥犯京口距今一百八十餘年矣萬民受我

朝累世恩淪肌浹髓非國家初定時也成功梟雄大將

甘輝劉國軒輩智勇雜出其志在據城割地非區區貪利之賈也久踞海口熟悉江路江陰以上沙嶼未繁不似今之難徑達也不似暎夷惟泊廣東從未窺伺崇明

以上也乃昔日已失京口梁化龍崇明守將耳

全謝山集爲總

鎮梁化鳳此如後漢伍瓊不知爲別名爲別有人也待考猶以五百兵西救故鄭氏

自江甯敗回卽竄去今狼山鎮水師數千夷舟將至急北走百餘里息甲如皋且自江陰而上所屯重兵無慮數萬持節專闡者多有能名竟無人爲要地一日之計不發勁卒不求善謀俾旣克鎮郡卽赴江甯要挾劫持流毒無盡此豈復能以昔之事例今所爲哉總而計之

不得其人雖良法美意皆屬妄談得人之說近日有官
守言責者又祇隨聲空論海疆之事殆有數耶予故記
鎮郡始末而廣州甯波上海所以敗者可知詳予避難
與陷城中始末而數省百姓之哀痛慘迫可知卽一見
萬初非以予受剝膚之災而私有憾於海都統也客退
而誌所與言

道光二十三年春三月隱園居士序

債城始末錄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暎夷犯鎮江時京口副都統爲海

凌

共備道周

項

鎮江府祥

麟

丹徒縣錢

燕桂

參府

某

守

備

某

先是二十年庚子廣東有事官紳合議修城捐銀

數萬兩以是秋興工至次年春告竣二十一年辛丑春

夏積陰新修城崩 四月圖山頽下壓壞民屋百餘間

焦山大石崩墜損僧舍十餘間 北固山南樹石潰

震覆寶晉書院樓牆壓死山長徐

玉立

海都統請預

支半歲錢米給營卒卒頗感之又

奏請添兵

交牛制軍議以無庸駁覆又率左右翼由焦山而下循
行地勢數日始回然一無措置 前兵道但 明倫 到任
亦自焦山至江陰踏勘在大港延請

予告都司趙

某

於圖山團練鄉勇築室道謀迄無成效

京口自郡守趙善湘教浮水軍至今水藝名天下爲火
攻計非此不可雖間有言者初未嘗一招致講求也未
幾但陞兩淮運使去 是冬大雪二尺餘爲數十年所
僅見雪久灰滯或云有黑雪焉 冬數月中城門常於
辰巳時啟或未暮卽閉人心始皇皇然 二十二年正
月城外喧傳有白氣一道俗名白龍困城主破軍殺將

然予方卧病固未見也。是月予得三氣痺症晝夜呼痛目不暎者數日至四月終始稍定時嘆夷已破乍浦至江省矣外間訛言朝夕數變移居者日多予惟得一戚友來視疾方可畧詢問五月初長次二女以欲遷他處來告予手不能舉足不能履聞之悲咽然思吾郡數十年來積孽不少或竟罹惡劫奈何且要地必攻攻或能守必久圍圍城既久奇惡萬狀史傳所載不忍卒讀遷入內地求爲良民亦善念也遂許之。

十一日力疾起坐適長子遣舟自甯來接予扶婢至窗下閱其信多惻愴語因念我輩無救世之權無守土之

賁自以避地爲正而長女張次女趙來辭行固請其母
詣兄所其母亦許之泣送兩女去此後合家終日淚盈
睚眦矣

十二日遣邀予姊夫何次深暨其弟表朴予表弟何劍
卿來臥室告以二十日往安省並囑諸君宜暫避時次
深至戚某爲上海都司前月以海警送眷屬還鎮本月
端午忽寄信來迎云已平安可住何君以此疑上海之
破爲僞噫吾不知其一彼一此果何意豈有尺寸兵柄
者皆盲於心耶

十六日西門外土匪煽惑一呼千百爲羣適道姓搬運

箱籠誤以爲胡姓也擁入隔牆門內肆行搶掠頃刻一空府縣聞之無往彈壓者迨胡姓哭訴始遣擒治羽黨數人又不重懲故初八日官法猶在奸民皆已肆劫實斯有以啟之也噫

是時官皆惡民遷徙諭役查阻故不辨是非概以爲搖動人心禍所應得有河快見婦女相續行卽曰汝惑眾當鎖押一窮婦携衣包出亡遭其指勒傾囊與之至行乞於道嗟乎暎夷在望鄙夫尙不知訛詐爲劫搶之先驅乎尤怪者道府縣家眷皆早徙卽本地土豪與官往來者得其喻指十五移去乃惟柙無確

實聞見之民授虎狼咀嚼是誠何心凡百君子仰而思之非予言過激也 徙居一事強遂者每以爲不然顧欲徙者何畏淫毒也畏淫毒之人若何必良民也良民非萬不得已孰肯棄其居室生產遠其墳墓親族流轉溝壑哉古者忠義激發民願與同死智勇足庇不召而至者數萬家故有跪拜求入城者有兵敗而民襁負以隨者彼何以奮此何以逃不自愧恥乃集怨於困窮不知困窮皆差役所得威脇也威之則強者愈逃弱者先斃矣而時以爲能

後唐洛陽聞北軍敗居人

出城逃竄門者請禁之雍王曰國家多難不能爲民主又禁其求生可乎不若聽之事定自返乃出令任

所便眾心差安史評云其識度異乎庸常

錢令固庸陋尙無大惡乃不

知任民自然寬縱差役故先則受都統奇屈後亦膺

朝廷顯罰所謂千夫所指身死而民不憐也乃復

有尤而效之者

宋朱忠靖簿宜興寇至常州居民求避地公爲具舟給食全活甚眾

十九日聞民船泊河涯巡役卽收纜取舵有張某納錢

五萬始克解維予因屬大船先赴丹徒鎮守候

二十日強早起周視堂室淒其欲淚戚友來送益黯然

早飯後挈眷二人雇小舟抵閘口虎役十餘厲聲叱止

予上岸與錢一千二百始放行

此輩無故常以嚇詐破人家況少假之權乎有

心者念之

而舟已馳去急呼輿由河涯追赴一路大風沁入

肌骨予體未復在輿數欲墜晚始達大船

近某作錢令禁人避難詩有晨夕張虞羅豐倉無翰
音持竿逐鷹鷗萬雀爭叢林云云此莊語之也聞江
甯某憲示諭多怪論民詠之大官恃和議賊至無憂
疑內寵挾貲避怵民使從夷夷性重貨賄遠客思牝
雞民婦無姿容盡室惟糠粃汝家既多金艷色尤居
奇能令敵情悅安知名義虧但汝須早計謀畫毋紛
歧某帥感夷恩方思獻女妻彼人更嬌貴先往汝噬
臍嬉笑怒罵雅與事稱此條應入予所著聞見紀實
而潤城民婦畏夷淫掠避尤

亟感錢令禁人逃
難詩故載於此

二十一日至金沙仲女寓此偕次子往視女見予至悲甚聞母嫂在河干欲一見遂先余行余隨返則舟中母女姑嫂已涕泣如雨蓋是時海氛甚惡未知能再面否舟子促開予力勸女去女痛哭登岸嗟乎誰無骨肉觀此鞠凶能不致怨於林則徐林之下能不致恨於裕謙乎此外不足計也論載聞見紀實西行十餘里誤觸鄰舟舟人喧鬪幾至傾覆迨鬪定是日不能行矣此豈章惇所爲哉聊述前賢語少解妻媳之忿

二十二日開船至畢家橋遇戚何友雲匆匆數語余憶杜詩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不同歸不禁感切惟

五
一
金
五
囑其奉母至溧陽鄉而已時大水瀾漫一望無際而葭
茨出水高下參差近水居民以竹枝插水中示舟路天
色向暮去南渡尙數十里四無人跡殊有戒心急引舟
覓一村居泊定已昏黑矣村祇十數家門庭修潔人貌
古朴問之爲孫姓

二十三日至南渡大鎮見果菜豐蔚林木疏映日午煙
清蟬聲斷續幾忘吾潤之烽埃漲溢萬眾奔馳已是晚
抵東壩遇嚴宅內眷同泊舟擬次日過壩

二十四日大雨中河漫壩而下若建瓴水勢陡漲舟振
蕩不止急命舟子移泊百步外人言數十年所未見前

明記嘉靖庚申辛酉間大浸稽天決下壩而下勢欲懷
襄當非虛語 東壩原於五壩明時改築上下二壩堅
固高大內液鐵外砌巨石後高涸與蘇常爭東壩啟閉
各數千百言大約閉則高涸受其害啟則蘇常受其害
害少利多以閉爲是前人謂受水地宜薄賦固善然高
涸十年七被災非蠲貸無以救民今惟量減緩征胥吏
之需索甚於徵租之擾也又旁支疏洩之處有逆上宛
曲復下通浙省者宜亟講求予上岸問銀林鄧步之名
無知者惟固城黃池一在湖口一去壩百里予循壩側
支河行數十步見有損壞石閘千百塊丈餘大石縱橫

水中水行石上響如雷霆此古制也今官長竟無訪考
修葺者噫有司率納民於陷阱而不自知乃欲責以爲
民興利予過矣

二十五日晴送家累過壩時已與嚴眷同舟而予妻因
與仲女一見卽別念其有恙未愈絮聒不已余亦憂之
因議回金沙看視且至潤詢問親友檢點先世書籍遂
命次子送眷到甯約其儘六月初十過金沙同返固不

料夷來之疾也其果鬼耶

廣東呼夷
爲鬼子

抑有俵爲之役耶

二十六日子携一僕一婢返棹數里值長子舟彼因聞
家鄉危甚親來接到家知已行急回舟趕覓予促其至

甯安置家屬且語以予必六月到甯無慮遂東西各行時吾郡爲客者夢寐驚恐或棄業馳歸盛暑如焚狂奔道路牧民者苟有人心當爲慨然

二十七日過南渡

二十八日過畢家橋綠萍上隄高樹拒日居者熙熙問以鎮郡事茫然不知

二十九日至金沙予表舅氏何子玕丈先租某姓宅尙未來因携僕婢暫寓欲俟次子至始同返郡城也

六月一日往視仲女疾已痊見予至喜甚是日午後日食忽晝晦街市驚語幸少刻卽霽近所未覩也

初二日在金沙

初三日仲女來寓談竟日彼病雖愈然念母思姊鬱結莫解予再三寬譬並許以常至此地始畧歡然予未自知流落何所亦漫爲是語耳

初四日在金沙早飯後雨東南風大作心竊憂之

初五日早次壻來告以所寓偏仄欲夫婦還里予急止之曰鎮江見鄰羅刹何可去汝寓難住可送女至我處再定行止壻諾予盥食畢卽往問則壻與女已從其叔母歸矣不勝駭異遂定次日回鎮

初六日買舟行天大晴而東南風不止舟行曲折或逆

或順晚泊丹陽舟子又與鄰舟口角喧鬧終夜

初七日大早開船風勢甚急皆打頭風也午後至新豐鎮一路逢京口船悉移家者詢之所答各異憶友人韓友玕寓丹徒鎮順舟訪之友玕見予色然駭坐甫定蹙然嘆曰市言成虎此地居人半散吾兒子昨入城期其回卽往安省君去何遽返予語之故且質以夷船所在又嘆曰十日前有入江之說近聞制軍提督皆在鎮餘無耗予辭之行薄暮抵城遠望女牆低亞立幟如舊惟水際小舟數十叢集可疑岸上有仲女家德泰酒坊詰問信果急卽不入城坊中人云前日頗驚今畧定公壻

女皆在城內城左有制軍告諭盍視之予趨讀其示有
昨楊舍營都司葉某報鵝鼻嘴聚夷船若干隻遣弁往
視毫無影響見將葉交臬司一面嚴參治罪云云係初
五日示予以地勢度之無驟至理甚喜遂入城遇何次
深江佩如皆云訛言太多欲暫徙到家見人多皇促次
婿至云恐閉城予曰汝匆遽歸予以女故亦急歸幸夷
尙未到明日汝等移住酒坊可也時已向晚因友人張
子春屬金沙求寓遣使告之又親至子珩舅氏家則已
於昨日行舟同泊丹陽相覓而不相值殆予之危兆耶
仲女適在彼處因囑其明早往城外予又至姊妹家胥

戚然無一語復同居宅詢予來舟已有人雇去舟價五
倍於前矣 是晚閉城後西門外有夷船到圖山信居
人張火執炬挈資挾襪鳥逐麕走兒啼女哭徹夜不絕
余以昨夜未眠故安睡罔覺

語云戰戰慄慄又云莫躓於山而躓於垤予廿年前

卽憂夷禍語載紀實今歲非卧疾必早出亡旣亡矣以毛

裏之愛復一歸旣歸矣何妨信宿河干招與俱去若
姊妹若仲女皆非勢未得行必俟予親迫而後行者
乃以一夕之期自陷死地易有之見機而作不俟終
日子固未終日也嗟乎予之失在不忍以欺民之心

待大吏又思存先世手澤且未忘松菊耳夫決也剛
決柔也不玩易辭雖命盡其能無悔 前數日有大
舟三四隻自焦山上踪跡頗異執問之以江北販魚
對一二人作浙音餘若不能言者迫之過江反揚帆
東下各官知之皆不審究庸劣昏瞶尙何論哉 郡
民紛傳制憲受夷匪金導之入江予疑其言太甚然
彼退至鎮江卽命道府延請富戶勸捐十二萬金迎
犒夷師初六日午後稍有成局遽謂奇謀可恃鼓樂
升礮竟返江甯使此策果行鎮城以獻金免矣揚州
已獻金知免矣儀徵復獻金又免矣不知夷至江甯

可仍爲此伎倆乎卽爲之夷必不東返抑任再之安
省俾金寶充物舟不能載當烏倦知還乎或謂不寇
江省不能挾

廟堂早定和議此叛臣所爲

傳聞伊相國使來謂夷必破城然不戮民嗚呼

此豈帝李廷機之罪哉

明聖在上若輩無此膽亦無此才子反

覆思之迄不知彼人是何肺腸予所以重爲今日憂

者此也

兵敗逃遁不足怪此則前所希有小人變幻誠日新哉春秋小國賂大國之師亦未聞過

一邑必有賂也此敝中土之謀耳先聖臨河曾子不入墨翟同車子產不宿古人先幾之識如此

一年以來圖山營再以寇至告徹夜點兵合城震懼

比獲則盡客舟也民始虛實無所徵

初八日早予未起友人盧詞波韓在軒呼而入曰城此刻未啟城中洶洶奈何予曰彼啟閉無常久矣仍當開二子去予起稍檢點先籍畢卽覓一人至仲女處催速來候城又覓一人至各親友處問出外所之之地未既有告者曰城啟矣時從姊鄭在予宅年老視聽懵然念孀媳幼孫在揚州哭不止予又覓一僕一僕婦扶送城外彼親妹家且慰之曰弟少刻卽來毋痛時南城守門者爲大營佐領某勢張甚使甲環門左右凡出城不准携衣飾婦女轎至數丈外卽叱下來之以鉞婦皆俯首傾踣而出兵見少艾輒以刃爲戲或緣驚嚇致病而死

軍政可知矣西門少寬東北尤寬則主者仁虐不同其實四門外皆未有賊也姊行後予又急覓健步寄信止次子蓋恐其來鎮尋予致兩誤也雇一夫需錢數千必先給後行寒士倉猝不能具予連雇五六人惟許以日後倍償幸無一人作難者予閉所居屋携前僕婢行始出門有走而呼者曰搶錢鋪矣及巷口又有呼而走至者曰搶米行矣南門外米鋪接幾二里人行如蟻聞橋下米厚數寸足跡躡踐惜哉予急趨城口適下閘自開至閉一時耳悵望而返途遇鄰人梅姓泣於道左詢之對曰某扶母攜妹妻至城闔男女蹈藉踣閘片刻母妹